

第一章 翻身的前奏

「七小姐，留神啊，可別掉水裡了……」

一名身穿青綠色比甲的丫頭輕聲低喚著，不敢太大聲高喊，怕驚擾了倚在欄杆旁的主子。

武平侯府後院有座小湖，湖中有座半畝大的小島，島上一座八角聽風亭，湖面上是九曲十八彎的小橋。

亭子臨湖，低下頭便能瞧見成群游來游去的魚兒，再加上府裡的小姐、夫人們勤餵食，條條肥碩得很。

這倒樂了愛垂釣的爺兒們，一有空閒便往小湖旁跑，一人一根釣竿便可消磨一晌午，還飽了口腹之慾。

今日天氣晴朗，湖上映著金燦燦的日頭，粼粼波光彷彿錦鯉的鱗片，一點一點閃著耀目金光。湖光瀲灩，倒映著一張略顯蒼白的小臉，額頭上是雞蛋大小的新傷，傷口仍在微微沁著血，顯得有些猙獰，身上穿著藕荷色繡纏枝蓮花紋褙子，蜜合色半臂衫子，一件海棠月華裙，銀邊蓮紋繡金腰帶，嫋嫋迎風而立。

這個臉蛋、個子都尚未長開的小姑娘，模樣看起來也很孱弱，好像輕輕刮起一陣風就能將她吹倒，身板比小她兩歲的丫鬟還瘦小，乍看之下還以為只有八、九歲。

單青琬手裡拿著魚食，有一下沒一下的撒著，湖中的魚兒聚攏爭食，可除了她自己，誰也不曉得她心裡所想。

看著依舊細嫩的蔥白十指，她的表情不自覺參雜了微微的喜悅與苦澀，眼中泛著淚光，不敢相信曾經瘦得有如雞爪的恐怖雙手還能回到這般模樣。

這是拜何人所賜呢？

輕撫著額頭上的傷，面有愁色的單青琬再一次苦笑。

還能有誰呢，不就是帶給她十來年惡夢的大姊。

武平侯府數代以前曾是本朝開國功臣，與第一代帝王並肩作戰，堪為兄弟，有「並肩一字王」之稱號。

但是後代一代不如一代，三代降爵之後，處境更不如以往風光，府中兒孫因著昔日光采不思上進，漸漸掏空了原本富可敵國的家底，門庭衰敗，漸成末等侯府，傳到現任侯爺單天易手中，只能靠著嬌妻美妾的陪嫁，勉強維持龐大的開銷。

單天易有六子三女，長子單長聞十九歲，娶妻于氏，育有一子單明景，今年兩歲；三女單青華十七歲，已嫁人；四子單長風十五歲，三名子女為元配簡氏所出。

二子單長松，五子單長柏分別為十八歲、十四歲，生母為喬姨娘，是侯爺的遠房表妹，甚為受寵；六子單長明十三歲，由通房丫頭抬舉的孫姨娘所出。

單青琬排行第七，今年十二歲，底下還有個相差六歲的弟弟單長溯，他們的生母木氏是江南首富的獨生女，上有兩名兄長，下有一弟，對她呵護有加。

最小的單青瑤今年四歲，為周姨娘所出，周姨娘的出身是揚州瘦馬，原本是養在外頭的外室，因有了身孕才被接進府裡。

這些少爺、小姐們在府中以年歲大小來排行，不分男女，嫡長子單長聞是單大郎，庶次子單長松為單二郎，嫡三女單青華為單三娘，以此類推，而彼此之間的稱呼也是按照排行，並未男女分開。

單青琬苦笑著，要不是她爹哄騙著被木家兄弟養得單純的她娘，她娘怎會糊里糊塗的下嫁空有長相的她爹，還帶著她父兄所給的百萬兩家產，毅然決然的隨她爹上京。

誰知這是天大的騙局，武平侯在京中早就有妻妾、兒女數名，他所謂的成親不過是納妾，木氏傻乎乎的從正室變成小妾，她徬徨無依，不知所措，失去父兄的庇護，更使得她怯弱如孩童。

在人生地不熟的京城中，她求助無門，想離開卻又不曉得何去何從，被手段厲害的簡氏扣住，這時發現有了身孕的她想走也走不了，只好認命的留下來當侯府姨娘。

只是她還是小看了人性險惡，在短短四、五年內，她的百萬兩嫁妝被簡氏以各種名目要走，府裡的開銷用的幾乎都是她的銀子，等木三舅千里迢迢來尋親時，才赫然發現木氏傍身的銀兩剩不到五萬兩。

為此木三舅大鬧了一場，侯府雖失了顏面，但是木已成舟，何況庶民百姓如何與襲爵的勛貴鬥，也只能認栽，畢竟總不能把嫁出去的姊姊帶回家。

而在這時木氏又懷了單八郎，為了讓自家姊姊在侯府過得舒坦，木三舅每年私底下給木氏十萬兩花用。

只是不到兩年光景，簡氏就發現不對勁，全府過得苦哈哈，唯獨木氏還有餘裕給女兒打金鐲子、金鍊子，兒子八兩重的長命鎖，也是金子做的，簡氏便去套木氏的話，驚喜得知木三舅的作為，簡氏便收買了木氏身邊的奶娘，從此江南木府捎來的銀票全都被簡氏占為己有。

木氏漸漸知曉沒拿到銀子是怎麼回事，但她不能叫娘家人別再給了，不然她在侯府的日子會更艱難，幸好在幾年後院生活的磨練下，她也算是有些長進，簡氏想要銀子就給她，但為了一雙兒女，她死守著嫁妝莊子和鋪子的地契，剩餘的壓箱銀也守得緊。

換言之，在外頭仍揮金如土的武平侯府眾主子們，花的是木府的銀子，若沒有一年十萬兩的支撐，早就衰敗了。

「娘，我不會再讓妳受苦了，這一府的人休想再予取予求，我回來了……」不為報仇，只為讓將來過得更好。

目光驀地變得清明的單青琬，一把拋盡手中的魚食，面色堅定得不像個十二歲未染世事的小姑娘，反而有股沉鬱的滄桑。

「小姐，妳在說什麼，誰回來了？」十歲的豆苗一頭霧水，手裡拿著一杯蜂蜜水等口渴的主子抿抿唇，解解盛夏的暑氣。

單青琬目光一轉的同時，斂去了眼底的銳利，軟和得有如無害溫馴的小貓。「沒什麼，二哥考科舉也該回來了，他這次總該中個舉人吧！若是能再通過春闈，往後日子就不用這麼擔心了。」武平侯府已經沒落了，若是子孫輩再無建樹，現任武平侯百年後，襲爵的長子將降為武平伯。如今侯府的世子單長聞是個不中用的繡花枕頭，靠著妻子娘家的奔波才在工部撈了個六品主事，俸祿不高，小有油水，不過妻子帶來為數不少的嫁妝，在妻子和娘親的貼補下，他過得倒也相當滋潤。

可府裡的其他人可就沒單長聞吃得開，除了簡氏自個兒生的三名兒女外，庶子庶女們在簡氏眼中連坨屎都不是，單二郎早該說親了，喬姨娘急得頭髮都快白了，簡氏仍舊不為所動。

但是單青琬卻很清楚單二郎在四年後高中進士，名次不前不後，因無銀子打通關節，被下放到偏遠地方為一方縣令，連任三任不曾返京，而後調往江南，在她死前才升到六品官。

死前？

沒錯，她是死過一回的人了，死時二十四歲。

所以她才說她回來了，回到什麼事都尚未發生的時候，一切還來得及挽回，這一次不管要付出什麼代價，她都要護住性情軟和的生母，以及脾氣衝動、日後被嫡母養歪的胞弟，她不允許嫡母再算計他們。

得了所有的好處還覺得自個兒吃了虧，天底下哪有這樣滑稽的事，簡氏該得到報應了吧。

呵！她一定會盡全力阻止簡氏，該她的，她都要拿回來，誰也不能拿他們當墊腳石踩。

「七小姐，妳怎麼了？手快鬆開，這樣妳手會疼的。」十三歲的冬麥趕緊上前，揉開了小姐繃緊的小手。

單青琬看向冬麥，微微勾起唇，幸好如今冬麥和豆苗都還活得好好的。

前世，五年後冬麥會被打得血肉模糊，還被罰跪在雪地裡，甚至在大雪天裡被澆上一桶冷水，後因傷重高燒不斷，死於下人房裡。

而豆苗更慘，她死時才十四歲，已有三個月身孕，下身潰爛，鮮血一直流個不停，最後流出個拳頭大小的血胎。

而她自顧不暇，根本救不了她們，她連活下去都像跟老天借命，畢竟身為庶女，有幾個命是好的？

重生前，她以為和三姊只是單純的姊妹不和，她離生性跋扈的三姊遠一點就沒事了，殊不知三姊竟然下藥，將她送給性好幼女的姊夫。

那年她才十三歲，快要滿十四歲，三姊邀她過府賞花，一杯菊花酒下肚便不醒人事，再睜眼已是隔日，不著一物的她已然失身，渾身痠痛起不了身，被三姊帶人捉姦在床。

當時她根本還搞不清楚發生什麼事，三姊便發了瘋似的對她又抓又撓，拳打腳踢，口出不堪入耳的穢語，讓人想死的攻訐一波又一波，她有淚哭到無淚，整個人麻木。

直到被迫為妾多年，三姊某次又來找她麻煩，她才得知三姊的手段有多狠毒。

三姊在她酒裡下藥，把年幼的她獻給丈夫固寵，也因三姊嫁人多載未有所出，想著抱養她所生之子，鞏固在夫家地位。

偏偏三姊生性善妒又無容人之量，在她好不容易有了身孕之後，騙她喝下藏紅花湯，打掉了她腹中五個月大的胎兒。

而後三姊又後悔了，想要孩子的意念強烈，而婆母也對三姊久無喜訊心生不滿，放話再無孩子便要為兒子迎娶娘家姪女為平妻，三姊這才又請醫又進補的把丈夫推進她的屋子，心中恨極的盼著一舉得子。

可惜三姊低估了自己的嫉妒心，當她再度有孕時，三姊還是下手了。

在連續三次落胎後，大夫說她傷了身子，怕是難以再受孕，三姊一聽，居然開心得笑了出來，還大擺宴席，把她丟入偏僻的小院子裡，從此不聞不問，不管死活。

不過那幾年卻是她過得最舒心的日子，雖然她住的是會漏水的屋子，夏天熱得受不了，冬日常常被凍醒，吃也吃不好，可是沒人來打擾她，她在院子裡開闢了一處菜圃自給自足，還把多餘的菜蔬託守後門的婆子拿去賣，得銀不多卻也是收入。

她又讓人買了絲線和布，繡了不少帕子和香囊，她這一手好女紅也讓她賺了一些，她省吃儉用，一年也存下了差不多十兩銀子，在冬天能買點劣等的炭火取暖。

誰知素面朝天的她，竟無意間吸引閱盡百花的丈夫，他居然露天要了她，本該不孕的她，因那一次的交歡有了身孕，這一回她很小心的不向人透露，一直到肚子大到瞞不住了才被人發現。

三姊知情後，又氣又怒，直指她腹中胎兒乃孽種，非丈夫所有，帶了一群僕婦朝她的肚子直打，八個月快九個月大的孩子因此早產，是個男嬰，出生時只哭號了一聲便斷氣了，為了此事，三姊被婆母罰了跪祠堂。

而此時的她已心灰意冷，生無可戀，偏偏又聽聞木氏的死訊，而唯一的弟弟被人打斷雙腿，丟入大牢，怕是小命不保，已經是命懸一線的她再也承受不了，再加上流產後的身子孱弱不已，一口心頭血一吐，那口氣也斷了，兩眼睜大瞪向橫梁，死前唯一的念頭就是——她到底做錯了什麼？

好在老天爺給了她機會，讓她重來一回。

拉回心神，單青琬問道：「冬麥，屋子裡有冰嗎？」

正在替她揉手的冬麥怔了怔。「七小姐，才剛六月，夫人不會那麼早給冰。」

「可我熱。」她舅舅的銀子為什麼要便宜別人？她和娘、弟弟才是銀子的主人，虧了誰也不能虧了他們。

「七小姐忍忍吧，晚一點就涼了，奴婢擰條溼巾子給你祛祛熱。」天氣是有點熱，但也不是熱得教人受不了。

「不想忍，就想要冰。」前世到死她都得不到一絲關注，還處處受三姊欺凌，她已經忍了許久，不想再忍了。

她額頭上的傷便是三姊的傑作，有一回三姊回娘家，得知她舅舅送了她一座附了兩百畝土地的溫泉莊子為生辰禮，為了在夫家有顏面，三姊竟心生貪念地向她討，還不許她拒絕。

不過在江南的木家人知曉木氏娘在府中的處境，雖說送了莊子，卻沒把契紙送來，只言莊子的主人已是她，她隨時可去住上幾天，莊子的出息歸她所有。

三姊討不到溫泉莊子，自覺丟了面子，一怒之下竟動手推她，她沒料到三姊會動手，一個重心不穩撞上假山突出的石柱，頓時血流如注，暈了過去。

三姊嚇傻了，以為把她害死，連忙躲回夫家，避不見面，而她昏迷了將近十天，把她娘嚇得日以淚洗面。

在她養傷這段期間，三姊從沒有來看過她，而她清醒後便是重活了一世，性情也有了變化，原本的怯弱不見了，取而代之是明亮有神的雙眼，以及有點任性的堅毅。

「七小姐，夫人屋子也就正午時分才有一塊半塊冰降熱，她怎麼可能給底下的人用，連侯爺的書房也不放冰的。」今年有些反常，熱得比以往來得更早，連下了三天雨還是燥熱不已。單青琬清麗的面容掛著淡淡的微笑，眼底深處則寒冽無比。「你去告訴母親，就說小姐我怕熱，夜裡沒冰怕會睡不著，若是母親供應不上，我就修書一封給舅舅們，讓他們從江南拉幾車來。」

「七小姐……」冬麥驚駭得睜大眼，不敢相信她竟說出這樣的話來，這不是存心向夫人挑釁嗎？

「還愣著幹什麼，那些人花我舅舅的銀子，難道不該對我好一點嗎？」以前她委曲求全，是為了凡事不為自己爭的娘和年幼的弟弟，可嫡母、三姊對她做了什麼，她再忍有意思嗎？冬麥狠狠抽了口氣。「七小姐慎言。」

哪戶高門沒有不為人知的祕密，更別說武平侯府如此重視門面，雖然府中已捉襟見肘，可出門在外仍舊極為講求排場，不知情的人還以為武平侯府家底厚實。

單青琬嘲諷一笑，沒有她舅舅的銀子，武平侯府早垮了。「冬麥，妳忘了誰是主子了嗎？」冬麥是家生子，她的爹娘和兄弟都在府裡幹活，她被派來服侍七小姐多年，是個還算忠心的下人，不過在夫人和七小姐之間，她是偏向前者的，畢竟她的家人都在夫人手底下討生活，稍有不慎，一條小命就丟失了。

「小姐，奴婢去跟夫人說，妳別罵冬麥姊姊了，奴婢腿短跑得快，一會兒就給妳辦成。」不知輕重的豆苗天生少根筋，像隻兔子似的，一下子就跑得不見人影。

豆苗一離開，冬麥的臉熱得像被搗了一巴掌，頭低低地看著地面。

「看來我是使喚不動妳了，要是覺得服侍我不開心，改天我把妳送給大少爺，讓妳開臉做姨娘。」人往高處爬，她何必擋路？

對冬麥，單青琬還是有愧的，冬麥身為家生子，她的賣身契在嫡母手中，原本不用陪嫁，是她會怕，硬是要冬麥陪她去鎮國公府，才會害得冬麥被三姊折磨，含冤而死。

聞言，冬麥刷地臉色發白，連忙雙膝一跪。「奴婢不敢，七小姐饒命，奴婢是不想七小姐受到責難，夫人的手段妳是知情的，請七小姐三思。」

「妳聽好了，我要的是忠於我的丫鬟，妳若是做不到，就別再出現在我面前，我看了膩味。」要是她護不了冬麥，便把人送走，說不定冬麥還能有安穩的日子過。

「七小姐……」冬麥心裡慌亂。

「我給妳三天時間好好想想，認清哪一個才是妳的主子，本小姐並不缺人服侍。」

七小姐性情大變一事，很快便傳得全府皆知，她囂張跋扈的行徑一點也不輸已出閣的三小姐，且七小姐受傷醒來還不到一個月，已讓嫡母氣得肝疼了好幾回，嫡母罵了她幾句，她還會回嘴。

「我姨娘的嫁妝單子還在，母親是否要核對核對？」

「母親，我姨娘的嫁妝鋪子這些年的收入該清算清算了吧，不能總放入公中，好像一府的人都賴我姨娘養似的。」

「母親，三姊的嫁妝似乎是從我姨娘私庫中拿的，那青花長頸花瓶是我姨娘的，我舅舅說了日後要留給我的。」

「母親，不要擺出一副窮酸樣行不行？我舅舅一年十萬兩銀子還養不起一個外甥女嗎？妳看妳拿了我舅舅的銀子打了一副金頭面，我要一個玉鐲子過分嗎？不知情的人還以為我舅舅養了一個外室……」

啪的一聲，清脆的巴掌聲響起。

單青琬的左臉頰上多了鮮紅的五指印，可她一滴眼淚也沒掉，還天真無邪地笑道：「母親，妳惱羞成怒了，莫非被女兒說中了，妳對我舅舅真有了說不清道不明的心思？」

為此，她被禁足一個月，罰抄《女誡》一百遍，並且每日在佛堂跪上兩個時辰，飯食中不見葷菜。

但是她要回了姨娘兩個嫁妝鋪子，簡氏要不走鋪子的地契，就說要幫她娘管鋪子，搞得那些

鋪子活像是簡氏名下的，雖然這兩個鋪子不是最賺錢的，可也位於鬧市，每個月租出去的租金不在少數。

簡氏未剋扣姨娘和庶子女的月銀，但也給得不多，還常常遲給，扣掉一般花用和給下人們的打賞，其實所剩無幾，若想額外買些東西，像是字畫、筆墨、胭脂水粉什麼的，那就窘迫了，往往入不敷出。

簡氏對自己生的三個孩子就大方多了，單長聞一個月拿到的銀子是所有姨娘和庶子女們三個月的總和，他花錢從不問價錢，看上了就取走，只丟下一句「回頭找侯府帳房結算」。如此差別待遇眾所皆知，可眾人一直以來皆是敢怒不敢言，只能忍耐，由著元配夫人和她的嫡子女作威作福，獨攬府中一切資產。

直到單青琬重生歸來。

「青琬，妳又做了什麼事惹夫人生氣？咱們天生低人一等，能忍就忍，不要強出頭。」木氏下半輩子也沒什麼盼頭了，只希望兒女平安的長大，不用經歷什麼波折、磨難。

木氏有著江南女子的秀麗婉約，嗓音也細細柔柔的，氣質有如三月的煙雨濛濛，軟進人心窩。單青琬像了生母七分，身形纖弱，嬌柔若柳，面容水靈，一雙水汪汪的大眼似會說話，更添幾分靈氣和生動。

「姨娘別一見到我就叨唸，我能做到什麼事？還不是乖巧的聽話，連大氣都不敢吭一聲。」有簡氏這尊大佛鎮著，她一時半刻還真搞不出什麼事兒來，只能循序漸進，靜候時機。

木氏面帶愁容，輕嘆一聲，「妳這牛脾氣就像妳二舅，看著好說話，一拗起來，十頭牛也拉不住。」

不走入牛角尖還好，一旦鑽進去了，便一路鑽到底為止，誰勸也沒用，把退路也堵死了。

「外甥肖舅嘛！外甥女像舅舅也是理所當然，我們是擇善固執，不做壞事。」看到容貌依舊的娘親，單青琬心中有點發酸。

重生前她很小就離家了，十三歲失身，生母哭得死去活來，直說對不起她，她十四歲被抬進鎮國公府，成為二公子眾多姨娘之一。

簡氏是鎮國公府的庶女，雖然她有意讓單青華嫁回娘家給世子為妻，但國公夫人瞧不上，這才退而求其次，讓單青華嫁給了二公子，而且這還是簡氏的姨娘在國公爺耳邊吹了一年枕頭風才成事。

雖然她年幼又生得可愛，頗得夫君寵愛，但在後院的地位仍渺小得微不足道，除了二房的妻妾會在意，其他人根本不當她是回事，何況是出身江河日下的武平侯府，一名庶女等同於是給爺兒玩弄的。

因此她一入鎮國公府就少有出門的機會，一年能出門一、兩回就多了，更別提回娘家見生母了。

她死前五年都未再見到生母一面，只有一回她已成紈褲的弟弟來到府中給她送了五百兩銀子，說是讓她補身子用的。

那時她剛小產，虛弱得連話都湊不齊一句。

「妳還好意思說，前不久不是才被罰禁足嗎？抄書抄得手腫，這手才剛好，又想鬧騰了。」木氏說是這麼說，但語氣裡滿是對女兒的不捨，禁足、抄書都是小事，養養性子也好，但是一跪兩個時辰，落下病根可怎麼好？

大人做錯事何必連累孩子，當年要不是她被單天易的甜言蜜語所騙，不顧父兄阻攔，堅持要嫁，哪需要過這種日子？只是現在後悔也來不及了，侯府高門好進不好出，她是被困住了，難有翻身日，可她不希望一雙兒女也要如此痛苦。

「娘，我有分寸，不會給妳招禍，何況我拿回了妳的兩間鋪子。」單青琬有些得意地笑道。
「青琬，噤口，什麼娘，不許胡喊，這要讓旁人聽見了，幾十板子逃不了。」木氏一想到這事兒，又是一陣心酸，想當初她和單天易是拜過堂、有過正式婚書的，誰知一入了京，她就成了妾，這樣的落差她一度受不了。

單青琬挽著木氏的手臂，撒嬌道：「在我心目中的娘親只有妳一人，妳生了我，便是我娘。」
木氏苦笑一嘆，輕撫著女兒烏黑髮絲。「錢財乃身外之物，別太執著，妳要是想要銀子，姨娘這兒還私藏了兩、三萬兩，日後妳和溯兒分一分。」

單青琬一聽就樂了，兩眼笑瞇成一直線。「妳怎麼還有銀子？怎麼沒被那老妖婆給搜刮走？」
「妳二舅舅把銀子藏在娘舊妝盒的夾層中，他說以防萬一，那時娘還說他多疑，杞人憂天，和百萬兩嫁妝相比根本微不足道，沒想到……」就只剩下那些了，二十萬兩現銀和幾十萬兩銀票陸陸續被「借」走，她明面上只有幾千兩銀子，以及記在她名下、收入卻不歸她所有的鋪子。

木氏的嫁妝中有兩座占地五百畝的大莊子，和兩座分別為五十畝、三十畝的小莊子，平時以種糧居多，農收所得大多分給莊子上的莊戶和佃農，因為少人管理，收穫也不高，有一年十萬兩的珠玉在前，以及鋪子的收入，簡氏並沒有把這點小錢放在眼裡。

因此木氏每年還是能收到莊子送來的幾百兩銀當零花，至於隨銀子送來的幾車糧食、雞鴨蔬果等，則是直接送入武平侯府的廚房，讓簡氏順理成章的收下。

「娘，那妳可要收好了，別再讓老妖婆拿走，弟弟都六歲了，要進學了，我不認為她會給我們長溯找什麼好夫子，妳看三哥哥、五哥哥、六哥哥被她拖到十來歲，若是沒點上進心的，只怕早就放棄了。」尤其是她六哥哥最可惜，三歲就能背《三字經》，五歲能吟詩，七歲就能寫一手好文章。

單長明越來越出色，快把長子單長聞的鋒頭壓過去，簡氏就讓他「病了」，一病五年，送到莊子上養病，去年才把人接回來，但功課也耽誤了，人也明顯變得呆滯了許多。

「別再老妖婆、老妖婆的亂叫，傳入別人的耳中，連姨娘都要有事。」人在屋簷下，不得不低頭。

「好吧，那我改叫她夫人成不成？不過沒見過比姨娘還窮的正室，自個兒的銀子捨不得花用，別人的銀子流水似的往外潑。」她娘的嫁妝銀子沒花在自己身上，卻被老鼠搬空了。

「妳這孩子還真是說上癮了，口無遮攔，為了妳和溯兒，姨娘不會再步步相讓了，至少要守到你們都能獨當一面。」兒女都是債，還清了，她也解脫了。

「娘，妳的東西妳自個兒留著，誰也別給，我和弟弟的我會去掙，掙了給弟弟讀書、娶妻子，創一份家業。」這一次由她來守護他們，侯府裡她在意的人也就這兩人，其他人的死活關她何事。

聞言，木氏掩唇輕笑，眼神溫柔地看向女兒。「又在說胡話，妳一個小姑娘家掙什麼銀子，翻過年就要十三歲了，也該開始相看人家了。」

唉！日子過得好快，總覺得女兒還在牙牙學語，一步三跌跤地睜著無邪大眼要人抱，沒想到

一轉眼間都大得可以嫁人了。

「娘覺得夫人會給我找到好人家嗎？」單青琬說出沒人敢說的實話。

「這……」木氏也遲疑了。

以簡氏的為人，不下死手的踐踏已經是厚道了，是絕不可能為庶子、庶女找個好出路，以她狹窄的心胸來看，庶子會配喪母女、絕戶親，人不醜便能進門，而庶女大概是鰥夫、上了年紀的老頭，或是連娶了幾任妻子的剋妻男，她是見不得庶子、庶女們過得好，他們日後越慘她越開懷。

「求人不如求己，若我們自己夠強了，哪需要看別人臉色，只有別人來求我們的分兒。」單青琬反省過了，她就錯在前世太軟弱，三姊說什麼就是什麼，習慣被人當牛牽著走，這才有接下來的不堪，毀了她的一生。

「變強……」成嗎？

「我們已經拿回兩間鋪子了，這便是我們的資產，暫時先放出去收點租金，等過陣子再找舅舅們要人，讓他們派穩妥的掌櫃來經營，我們坐收銀子。」有舅舅不用是傻了嗎？江南首富的稱謂可不是大風刮來的。

「這樣好嗎？又要麻煩妳的舅舅們。」讓他們操心一輩子，木氏有些過意不去，畢竟嫁出門的女兒是潑出去的水。

「娘不麻煩舅舅們他們才難過，妳是木家最疼惜的閨女，太過生分才是見外。」

單青琬記得前世她被迫入鎮國公府為妾，三個舅舅被打了一身傷也要帶她走，是她不忍心他們被打折了手腳還要護著她，這才撒了謊說自己是自願的。

其實那時候她多想跟他們走，即使終身不嫁也甘願，只是鎮國公府不放人，揚言他們再不走便要一併打死，她才狠心將人推開，哭著轉身奔入後院，再也不見舅家的人。

舅舅們也看得出她的用心，你扶我、我扶你的離開了，從此漸行漸遠，少有往來，只有偶爾會收到表哥們託人捎來的銀兩，不過她知道他們仍默默地關心她。

木氏一聽，嘴角浮起懷念的笑容。「是了，妳大舅舅、二舅舅最疼我了，打小有什麼好吃好玩的，頭一個先給我，妳小舅舅小我六歲，等於是我一手帶大的，我們感情一向很好……」她越說越想念江南故鄉，期盼著有生之日定要回去一趟，看看水綠山青，漁船滿岸，暮鼓晨鐘是否依舊。

「娘，妳是和爹拜過堂、明媒正娶的妻子，憑什麼到了侯府要矮人一截？妳可要堅強起來，別讓人小瞧了，這事若揭出來，沒臉沒皮的是武平侯府，咱們可是帶著大批嫁妝、風風光光進門的，看看，有哪家姨娘是自帶嫁妝的？」

重生前她不懂，以為姨娘就要伏低做小，打罵由人，等她經歷了一些事才知曉，原來她和她娘都被騙了，一般的姨娘都是簽身契，死活捏在主母手中，一個看不順眼就能發賣，而她們母女倆是自由身，隨時都可帶著嫁妝下堂求去。

鎮國公府在銀錢方面是比武平侯府寬鬆了一些，但禁不住人多，五代人將近一百位主子，每個月的月銀就是筆可觀的開銷，加上爺兒們普遍都好色，愛拈花惹草，在女色上的支出更是大錢，即便身為京中三大國公府也有些吃不消。

不久後因為天災，木家虧了不少銀子，得要好幾年功夫才能恢復江南首富的榮景，但他們仍送了她一間京城最大的首飾鋪子當陪嫁，一年最少二十萬兩的收益，全被國公府取走了。

若不是木家突然遭逢大難，簡氏和單青華不敢算計到她頭上，她們母女倆可都巴巴惦記著她的鋪子呢。

「青琬，娘真的不是姨娘？！」木氏的心情有些激動。

她一直以身為姨娘為恥，當年她好歹也是眾多名門公子求娶的大戶千金，卻因為誤信了風度翩翩的單天易，情竇初開的她克制不住洶湧的愛意，與單天易結識不到三個月便允婚，有媒有聘還行了六禮，事急從簡仍拜了天地，席開百桌。

當然，婚禮由女方一手操辦，單天易謊稱出門在外沒帶那麼多銀兩，先由女方代墊，宴請了地方仕紳和官員，宴席辦了三天，販夫走卒、乞丐都可入席。

不過木家有錢，沒和單天易計較銀錢之事，成完親後他也未再提起，在木家別院住了月餘便啟程返京。

可惜騙局也有被揭穿的一天，一回到武平侯府，一切真相無從隱藏，木氏被迫由妻淪為妾。

「不是，但是爹已有元配妻子，所以妳只能是平妻。」至少在身分上不丟人，有立足之地。

「平妻……」木氏鼻頭一酸。

「爹騙了我們，夫人也壓了我們多年，他們以為我們不懂，以勢凌人，其實若把事揭發出來，站不住腳的是他們。」單青琬一步步謀劃要如何翻身。

木氏也看出了女兒的轉變，而且女兒確實想得比她多、比她遠。「青琬，娘聽妳的，妳說我們該怎麼做？」

第二章 來自江南的靠山

「上香？！」簡氏挑了挑眉。

當了祖母的她，容貌已見老態，眼角有幾條細紋，眼袋略微下垂，臉頰的肉鬆垮垮的像吊了一斤豬肉，且皮膚不再光滑，微帶灰敗的黯沉，曾經烏黑的頭髮也出現不少銀絲，眼神少了明媚，多了鋒利。

反觀不到三十歲的木氏，用貌美如花來形容也不為過，細眉若柳，不畫而黛，眼似秋水，風情萬種，細膚嫩肌，白裡透紅，將江南美女的柔情似水展露無遺。

雖然周姨娘的姿色不比木氏差，可是簡氏容得身分低下的伶妓，卻無法不妒恨宛如少女般美麗又氣質出眾的木氏，要不是為了木家的銀子，她早就想辦法弄死木氏了，不過她還是要想辦法替自己出這口怨氣，她想讓木氏形同槁木。

這是女人之間一種不死不休的恨，看著麗質天生的木氏，簡氏對於日漸腐朽的自己難以忍受，更別說在武平侯府的後院，木氏是唯一和丈夫拜過堂的女子，對她是個威脅。

「是的，我想帶青琬和八郎到文覺寺上香，他們許久不曾外出了，我帶他們出去走走，順便求個平安。」孩子們悶久了也會悶出病來，去郊外可以散散心，也可以開闊視野。

簡氏面色一沉，冷笑道：「木氏，妳可長了膽子了，在本夫人面前也敢以我自稱，妳姨娘不想當了是吧？」

「我本來就不是姨娘，我有侯爺親手簽的婚書，在身分上我也是他的妻子。」木氏的嗓音輕輕柔柔的，如同春雨溫潤的沁入春泥裡。

「放肆！誰讓妳胡言亂語！侯爺只有一位元配妻子，那就是我，妳有什麼資格能與本夫人相提並論。」她以為一紙婚書就能翻身嗎？簡直是天真得可笑。

「當初侯爺上門時是以妻位求娶，有媒有聘，當年的顏縣官、如今的荊州知府也是座上賓，

夫人就是不認也不行，除非妳承認侯爺騙婚。」起先有些心虛的木氏不敢明著和簡氏叫囂，但依著女兒的話越說越多後，她也覺得有道理，不知不覺便有底氣了。

「木氏，妳拿出地方官來威懾我，妳是越活越回去了，妳是不是忘了本夫人出身鎮國公府，普天之下有哪個官員敢和國公府作對？」就她那點小伎倆還上不了檯面，她一巴掌就能將人拍死。

「京兆尹。」

簡氏眼皮一抽。「妳敢告狀？！」

「為了正名，只好奮力一搏，就不知夫人賭不賭得起？」簡氏要顧及武平侯府的顏面，她可不用。

「妳竟敢威脅我？！」簡氏怒極拍桌。

木氏眼神清正。「我只是知會妳一聲，免得妳找不到人，以為我們娘仨被人擄走了。」

「妳的意思是，不管我允不允許，你們都要到文覺寺上香？」她哪來的底氣敢直接和自己對上？

「是。」木氏此話一出，頓時心頭一輕，不免覺得這十幾年來這般畏懼簡氏實在很沒有意義也很冤。

女兒說的沒錯，窮得只剩下一張面皮的武平侯府憑什麼對她呼來喝去，府中一百多人全靠江南的木府養著，出錢的是大爺，她為何不能財大氣粗橫一回？最多丟失了臉面而已，他們還敢把她逐出府不成？

以前她就是顧慮太多，擔心女兒太小無人照顧，會被惡奴欺負，又放不下年幼的兒子，怕別人想著法子害他，但她想了很多，卻沒想過這年頭有銀子的是老大，虧她還是家財萬貫的商家女，一本明帳擺在面前居然不會算，難怪她這些年吃了那麼多虧，討都討不回來。

「木氏，妳今天要是敢踏出侯府大門，明日妳就會收到侯爺的休書。」簡氏有恃無恐，一臉鄙夷。

「那好呀，我們就先來算算侯府借走的百萬兩嫁妝，妳何時給休書我就讓人上門來拉嫁妝，到時可別不要臉的占著不還，我嫁妝單子還在，咱們來核對核對。」木氏越說越興奮，原本就嬌美的面龐越發豔麗，恍若染了胭脂的海棠。

「妳……」簡氏像被掐住咽喉一般說不出話來，只能氣悶得瞪大眼。

木氏的嫁妝早被她花得差不多了，光是女兒的陪嫁她就動用了不下二十萬兩，又拿了一些貼補娘家，而她自個兒也用了不少在妝扮上，還有一府的吃吃喝喝、爺兒們的花銷。

武平侯府就是個空殼子，看著體面，其實在幾代人坐吃山空的情況下，真的是到了挖東牆補西牆的地步，想硬也硬不起來。

「大夫人，妳還想給我休書嗎？」看她紫脹著一張臉，木氏心裡有說不出的快活，多年的鬱氣一掃而空。

簡氏怒極，精明的雙眼都發紅了。「滾——有多遠滾多遠，少在本夫人面前礙眼！」

木氏螢首一點。「麻煩大夫人告知府裡的人，從今爾後再無木姨娘，請稱呼我為二夫人。」

「妳……」簡氏氣得身子都在微微顫抖了。

「我不想狀告武平侯府騙婚，所以妳也別逼我，不過妳先入門為大，我不會占妳元配夫人的位置，一聲二夫人我也能接受。」說完，木氏並未行禮，秀頸一仰，直接轉身離開。

直到出了正廳，木氏的十指指尖還在發著抖，她渾身冰涼，冷汗直冒，雙腿發軟，只能勉強拖著走，好不容易上了馬車，她嘴皮打顫地道：「青……青琬，給我一、一杯熱茶。」馬車內紅泥小火爐正溫著一盅熱湯，單青琬盛了一碗，遞給雙手抖著的母親，便吩咐車夫出發。

漆黑的平頂大馬車內坐著母子三人，後面跟著一輛載下人的小馬車，五人擠一擠還帶上主子的隨身物件，幾件換洗衣物和鞋襪，以備不時之需。

「姨娘，妳怎麼了，為什麼臉色這麼慘白？」單長溯擔心的問道。

「從今天起要叫我娘，我不是姨娘。」喝了口熱湯，木氏的身子暖和了起來，後怕的露出虛弱的淺笑。

「娘？」單長溯與姊姊神似的黑玉眸子漾著困惑。

「咱們娘當初可是過了明路的，是讓爹帶著走正門嫁進侯府，只是府裡有大夫人在，大家畏其勢大避而不談，硬把咱們娘當姨娘看待。」單青琬氣憤的說道。爹是個沒用的，敢做不敢當，別人不問便順其自然錯到底，反正已經是他的人了，還能走得掉嗎？

「姊姊，妳是說我們不是庶子了，跟大哥、四哥一樣是嫡子？」單長溯稚嫩的臉上有一絲企盼。

「對，我們是嫡出。」他們不會永遠被人踩在腳下，任憑宰割。

單長溯欣喜若狂的往上一跳，小腦袋瓜子差點撞上馬車車頂。「太好了，我是嫡出，不是庶子。」

「你很高興？」單青琬單手攬著弟弟的肩頭。

他點頭如搗蒜。「嗯嗯！這樣簡家的表哥表姊就不會老說我笨，用手指頭戳我腦門，說庶子全是一群蠢豬。」

「他們什麼時候說你笨？」為何她不知情？

看來她做得還不夠多，才會讓弟弟被欺負，她得盡快強大起來，給自己找齊信任的人，好扭轉重生前的劣勢。

「就在姊姊傷到頭的時候，他們一直嘲笑姊姊太笨了，居然用蠢腦袋去撞石頭，死了也是蠢死。」姊姊那時候流了好多血，地上的泥都被血染紅了，他們還笑得出來，真是太可惡了！

「所以你和他們打架了？」單青琬摸摸他額頭上的一條疤，很細、很小，不仔細看看不出來。單長溯忽然像隻受驚的小兔子般往車壁一縮。「什……什麼打架，我才不做那種事！」

「溯兒，你真的跟人家動手了嗎？」木氏心疼的摸摸兒子的臉，就怕他被人打傷了，有了暗傷不敢說。

「沒有，沒有，姊姊什麼也沒看見，我這是不小心絆到腳跌了一跤。」他趕緊否認，卻克制不住眼神慌亂的四下飄移。

「沒有就沒有，我和娘還會逼著你說是不成？不過挨了打也不能悶著不說，萬一傷著了怎麼辦？」單長琬察看他的小手小腳，確定無傷才安心。

「我知道了，姊，我以後不會了。」被打很痛，他不想打人也不要挨疼，可是別人老喜歡欺負他。

「阿溯，過陣子姊姊給你找個小廝，再找人教你習武。」他的身子骨太差了，要鍛鍊鍛鍊。

「我可以學武功？真的嗎？！」單長溯喜出望外，有模有樣的揮動小臂膀，好似一夕之間成了武林高手。

「小心點，馬車內地方小，一不留神就會弄傷了自己。」單青琬往弟弟後腦杓輕輕拍了一下，要他安分點。

「不會的，我長大了，不是小孩子，我會護著娘和姊姊。」他有些奶聲奶氣的說著，一臉稚氣。

「還不夠大，你要多吃饭，多讀書，明辨事理，日後做個有用的人，不可當個仗勢欺人的紈褲。」想到弟弟前世一事無成，只曉得逞兇鬥狠，她心裡不免憂慮。

小孩子都不喜歡聽大道理，單長溯也一樣，馬上眉頭打結，掀開車簾子往外一瞧，岔開話題道：「啊！姊姊，那是什麼人，穿著一身紅衣袍，腰上還別了一把刀。」

「什麼紅衣袍……」單青琬不太在意的瞄了一眼，隨即面色大變的將幼弟往回拉，迅速放下車簾子，小手飛快捂住他的嘴巴。

見狀，木氏也跟著緊張起來，想問又不敢開口。

又過了好一會兒，噠噠的馬蹄聲越過馬車而去，逐漸弱了下來，單青琬這才敢小口喘氣。

「怎麼了？」木氏也吐出了長長一口氣，趕緊問道。

「是錦衣衛。」單青琬小聲的回答。

木氏一驚。「為什麼在這裡出現？」

「不清楚，也許是捉人。」也是倒了八輩子血楣了，哪個不碰上，偏讓他們遇上了。

「姊，什麼是錦衣衛？他們身上的衣服真好看。」紅色的很喜氣，上頭還繡著飛魚紋，十分威風。

「那叫飛魚服，腰上的刀為繡春刀，他們執掌刑獄，巡查追捕，不管有罪無罪，進了詔獄很少有人活著出來，是相當可怕的酷吏，即使出得來，也會刷掉一層皮，人不人、鬼不鬼的活著受罪。」沒人得罪得起。

單長溯驚得白了臉。「姊姊，我怕……」

「以後遇到他們就閃遠一點，不然腦袋就沒了。」單青琬叮嚀道。

單長溯往姊姊一靠，正要點點頭，忽然馬車外傳來令人頭皮發麻的冷哼聲，在日正當中時分帶來詭異的陣陣寒意——

「他的腦袋太輕，本指揮使瞧了不中意，若是換了你這一顆，本指揮使倒是願意試試刀。」沒有幾個人敢在背後談論他，小姑娘倒是勇氣十足。

「鳳……鳳九揚？！」不會那麼倒楣吧……

重生前她只聽過此人六親不認，冷酷無情，在他面前沒有該殺不該殺，只有他想不想動手，上至皇親國戚，下到達官貴人，犯到他手上，全都不留情。

死在他手裡的人沒有上萬也有千個，他從未失手過，從十三歲就進入錦衣衛，由正五品的鎮撫一路扶搖而上的升官，去年接下錦衣衛指揮使一職，手底下有一千五百名錦衣衛，但暗地裡的手下有多少，恐怕連皇上也不知道。

他不是一般的勳貴，一出生便是眾望所歸的繼承人，當今皇后是他一母同胞的姊姊，姊弟倆相差十一歲，但是鳳九揚也不是皇后駕馭得了的，兩人一旦吵起來便像仇人，不敢勸架的皇上通常會閃遠些，以免受池魚之殃。

他同時也是一等侯文錦侯，和武平侯那種最末等的侯位不是在同一等級，武平侯爺想給鳳九揚牽馬還會被高傲的馬兒嫌棄，鎮國公府雖是一品位階，在文錦侯面前也得低頭，他狂傲得

不把任何人放在眼裡，我行我素，唯我獨尊，連皇上都拿他沒辦法。

「原來妳還有點見識，認識本指揮使。」一把繡春刀劈破車壁，露出寒意森森的刀尖。

「敢自稱本指揮使的，小女子相信在京裡只有一人。」誰不想活了，連殺人如切豆腐的錦衣衛指揮使也敢冒充。

「妳不怕？」鳳九揚一收刀，馬車上出現寸長的裂縫。

「怕。」只有死人不會覺得害怕。

「怕還敢接話。」果然是人傻無畏。

單青琬拍拍抖個不停的弟弟，又以眼神安撫面無血色的娘親，其實她自己也嚇得肝兒直顫，但仍故作鎮定的道：「大人想殺小女子早就動手了，犯不著和小女子多說，小女子的腦袋也很輕，你砍起來不過癮。」

「磨磨刀也不錯。」難得有個膽大的，不逗弄逗弄未免對不起自己。

她冷吸了口氣，小心應對。「大人何必拿小女子尋開心，小女子膽子小，被你一嚇就嚇沒了。」

「哼！牙尖嘴利，敢在本指揮使跟前對上兩句的，妳是第一人，本指揮使心情不壞，就饒了妳一回。」下次再遇到這麼有趣的人可不容易，還是別把人嚇傻了。

覺得被鄙視了，單青琬不知哪來的脾氣，忍不住嘲諷道：「要是你一肚子火氣，我們不就淪為刀下鬼，讓你當黃瓜砍著玩……」

「青琬，閉嘴。」

「姊姊，別說了，他真會殺了妳。」

單長溯和木氏同時面色慌亂的拉了單青琬一下，她才有點怕的回過神，感覺脖子上涼涼的。

她也不知道自己是怎麼了，重生還沒多久呢，居然就這般挑釁殺神。

「原來妳叫青琬。」倒是個好名字。

「你……你想殺我嗎？」單青琬的聲音再也禁不住，有些顫抖。

「妳是哪戶人家？」鳳九揚又問。

「小門小戶，不值得一問。」難道還等你上門來大開殺戒？她又不是真犯傻，引狼入室。

「無趣，到底還是怕了。」無妨，錦衣衛沒有查不出的祕密，不過是調查一個毛沒長齊的小丫頭，更稱不上難。

「大人，你該問天底下有幾人不怕你。」她怕他才是常理，死過一回的人特別惜命。

「咗！走吧！別再讓本指揮使遇到妳，否則……」他倒是願意和她玩玩，看看她的膽子究竟有多大。

一聽到他放行，抖如篩糠的車夫立即急揮馬鞭，飛快的駛向位於山頂的文覺寺。

「橫刀、豎劍。」

「是，大人。」

兩道黑影一左一右的現身。

「去查查那位叫青琬的小姑娘是誰。」她勾起他的興趣了，有爪子的小貓兒令人血脉賁張。

「是。」話一落，兩道人影驟地消失。

一身醒目的飛魚服，一匹高大到教人害怕的黑馬，一人一馬獨行在官道上，見馬上俊美無儔的男子，再一瞅他腰上冷冽無比的繡春刀，塵土飛揚的大路上竟無一人。

「瞧瞧這些人呀！本指揮使既無三顆頭，亦無六隻手，為何畏懼如虎，紛紛走避？」一群人

還不如一個小姑娘。

鳳九揚雖然並未見到單青琬的人，但已將她惦記上了，他凡事不上心，從不為某人或某事停留，但他有股拗不過來的牛性，一旦什麼人或事入了他的眼，那可是絕不放過的。

「嘶！嘶！」馬首一仰，似在嘲笑無膽的百姓。

「也許該砍幾顆腦袋立立威，本指揮使的威儀竟然有人無懼。」鳳九揚嘴角微揚，露出一絲殘忍的冷笑。

馬兒仰頸一嘯，踢著腿。

「走吧！老傢伙，該去執行任務了，那兔崽子最好別被我逮住，敢跑？我讓他往後只能用爬的！」

風揚沙，日照地，一騎快馬疾如閃電，如箭一般射出。

「妳呀妳，哪來的膽子敢招惹錦衣衛，還是錦衣衛的頭子，娘被妳嚇得心跳都快停止了。」木氏都不敢大口喘氣，屏著氣，唯恐指揮使的刀當頭劈下，她的身子跟著一分為二。

「是呀！姊，我快嚇死了，那聲音好冷，凍得我都動不了。」這才是真正男人，不動手就使人震懾。

「娘，阿溯，別提了，快來扶我，我腿軟了。」哪有不怕的道理，她背後全被冷汗濡溼了，她之前的沉穩全是硬裝出來的。

木氏和單長溯一人一邊的扶住從馬車上下來的單青琬，對於她這般逞強感到無奈卻也有些好笑，他們將她扶坐到寺廟前的元寶形狀大石墩，等她恢復氣力。

不一會兒，另一輛載著下人的馬車也來了，適才在路上發生的事，因為距離有些遠，他們並不清楚內情，馬車一停連忙跳下車服侍。

主子加奴僕一行數人，並不特別引人側目，當娘的帶著兒女入寺上香，在香火鼎盛的文覺寺比比皆是。

「娘，我到後頭的禪房歇一會兒，一早事多，有些睏了。」單青琬找了個理由，離開香煙繚繞的正殿。

「真嚇著了？」木氏撫了撫女兒略顯蒼白的臉龐，以為她餘悸猶存，真讓手段兇殘的錦衣衛嚇到驚魂未定。

她順勢點點頭。「有一點。」

說實在話，活了兩世人，她第一次遇到傳聞中的人物，重生前她可是跟他毫無交集，從武平侯府的後院到鎮國公府後院，她始終活在壓抑、受人掌控的圈圈裡，走不出那道高牆。

她與鳳九揚不過是偶遇，沒有必要放在心上，像他這樣的狠角色，她向來敬而遠之，目前她有更重要的事要做。

「好吧，妳去好好歇歇，讓冬麥給妳點枝安寧香。」木氏也嚇得不輕，心想著等會兒得多求幾個平安符。

「好。」單青琬溫順的頷首。

「姊姊，我陪妳。」聞不慣檀香味的單長溯說道。

「不用了，你陪娘，寺裡人多，你是小男子漢，要護著娘不被其他香客騷擾，娘長得太好看

了。」不是她要驕傲，她娘不同於京城女子豔極的張狂，婉約動人，清妍若蓮，還是小心點好。

看了看一波波入寺的人潮，又瞧了瞧親娘秀麗容貌，單長溯馬上牽起娘的手。「我看著娘，姊姊放心。」

「嗯！我把娘交給你了，要好好照顧娘。」

頭一回被交付重任，單長溯小大人似的慎重其事用力點頭。「姊姊去休息，我行的。」

單青琬笑了笑，領著冬麥和豆苗往寺廟後方的禪房走去。

一整排的青磚屋子是提供信眾歇息用的，男女分開，一在東廂，一在西廂，中間隔了一座桃花林。

一到了禪房，單青琬便說她要歇著不想有人打擾，打發了兩個丫鬟去煮茶和去討素齋。等兩人都離開了，她快步走向無花無果、枝葉繁盛的桃花林，那兒有人正等著她。

「咦！小舅舅，怎麼是你？」

桃樹下一身青袍的男子轉身，一口白牙微露，長相清俊，五官端正，如同進京趕考的書生，書卷味甚濃。

「見到我不開心嗎？」男子露齒一笑，令人如沐春風。

眼眶泛紅的單青琬笑中帶淚地往前一撲。「開心，我最喜歡小舅舅了，我好久沒見到你了！」

「小丫頭太浮誇，前不久小舅舅不是才給妳送了生辰禮，妳還嫌莊子小，要小舅舅給妳送座大的。」這丫頭長高了一點，都到他胸口了，過個兩年也要說親了。

看著模樣與胞姊極為相似的外甥女，木清峰心中感觸良多，一是吾家有女初長成的歡喜，他木家小輩中就她一個女娃，難免多疼一些，二是感慨她生錯了人家，若是她娘當初不嫁給單天易那個混蛋，她最起碼是江南富戶的嫡女，有他木家當靠山，能嫁得差嗎？

「那是兩年前的事了，明明很久很久了。」她故意使起小性子，好掩藏內心的激動，因為對她來說，她已有十餘年沒見到小舅舅了。

她重生前的那幾年，遠在江南的木家被一戶姓高的人家打壓得很厲害，對方與宮中的太監搭上線，壟斷了大半生意，害得木家差點破家，她想幫忙卻心有餘而力不足，遠水救不了近火，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舅家敗落，從日進斗金到江河日下，可即便如此，舅舅和表哥們仍是會想法子給她送銀錢。

她被抬進鎮國公府後就再也沒出過朱漆大門了，娘家人想見她也不得其門而入，舅舅們更被拒於門外，商家人被認為低賤，即使那時她只是一名妾室，仍不允許與「下等人」往來，會汙了門楣。

「好、好、好，很久很久，小孩子家家的，就愛計較，距離上一回也不到一年半，我來回一趟也要個把月，小舅舅容易嗎！」又是船又是馬車的，把人骨頭都顛散了。

「小舅舅，不要弄亂我的頭髮。」他這老毛病就是改不了，每次見到她都要這樣揉她的頭。大掌又揉又揉，最後停在她額頭左側的粉色小疤上。「囡囡，很疼吧？對不住，小舅舅沒能護著妳。」

聽到他心疼的語氣，單青琬淚意湧現。「不疼了，都過去了，我好了，沒事了。」

「妳姊姊也太狠了，居然為了個溫泉莊子就要妳的命，她當真一點姊妹情也沒有嗎？」說到單青華的狠心，木清峰溫潤謙和的眼中閃過一絲冷意。

她無奈一笑。「她打小到大哪一樣不是最好的，只要我有她沒有，她一定會搶，我要是敢不給，她便會想法子懲罰我。」

不過以後不會了，她重生的用意不是重蹈覆轍，三姊的掠奪到此為止，她不會再退讓，她定會用盡一切心思保全所有她在意的人。

「是小舅舅害了妳……」幸虧她無事，否極泰來。

單青琬搖頭。「不是小舅舅的錯，是人心如壑，怎麼也填不滿，三姊眼界淺，沒見過什麼好東西。」

三姊把她推受傷昏迷之後，一句道歉也沒有，她清醒後，三姊又找上門來，再次要求她交出溫泉莊子的地契，直言她不配擁有，識相點就自個兒交出來，要不然她就要讓丫鬟搜，反正就是非要拿到手不可。

但那時她已經重生了，直接反嗆一句——

叫妳舅舅買給妳，妳不是出身高貴嗎？竟窮到連座溫泉莊子都買不起，鎮國公府還不如身分低賤的商賈，妳得意個什麼勁！

大概她從未反擊過，言詞又過於鋒利，三姊竟然目瞪口呆的張大嘴，久久回不了神，而後三姊怒極的要甩她巴掌，但她不再是任人打罵的小可憐，立即抱頭裝痛，硬是把結痂的傷口摵出血來，抹在三姊手上，又假裝搖搖欲墜似要不久於人世的樣子，把生性跋扈的三姊嚇得拔腿就跑。

或許三姊是真被嚇到了，後來再也沒來找過她，也未再提一句溫泉莊子的事，直到今日。

她受傷的事已經是兩個月前了，如今都七月了，很快就要入秋了，那件事也要發生了。

「唉！苦了妳和妳娘了，當初我要是勸得動妳娘別嫁，你們母子三人哪需要過著受人箝制的日子。」木清峰面有怒色，不甘心姊姊和外甥、外甥女受到虧待。

木家四手足感情十分深厚，木老爺過世前將唯一的女兒交託給三個兒子，要他們當兄弟的照顧好木家的女兒，絕不能讓她受苦，更不能讓她受到一絲委屈，還要幫她找到一個真心疼寵她、能夠一生一世一雙人的好夫君，三兄弟齊聲應和，老父才安心地撒手西去。

可是沒想到單天易竟是個大混蛋，說得好聽會一心相待他們的妹妹，沒想到早已妻妾成群，把他們木家所有人當傻子糊弄。

但人嫁都嫁了，他們三兄弟也不能如何，為了不讓她受到輕視，才每年往京裡送十萬兩銀子，給她用來打點底下人，木家富甲一方，這點小錢和他們的家產比起來不過是九牛一毛。

只是誰也沒想到這筆銀子沒落在木氏手上，反而被簡氏中途截走了，成了她的私產任意揮霍。

「不苦，我們會拿回我們應得的，誰也搶不走。」單青琬明亮的雙瞳閃著光芒，有著教人無法忽視的決心。

木清峰更心疼她，小小年紀就要為母親、弟弟籌謀。「囡囡，妳寫信給舅舅們是何用意？」

從昏迷中醒來不久後，單青琬第一件做的事便是修書一封送往江南的舅家，這一座強而有力的靠山不能倒。

她原本以為來的會是急性子的大舅舅，沒想到是性情最溫吞的小舅舅，他為人最是和善，從不與人紅臉。

「小舅舅，我想讓你們做一件事。」有點為難，但不是做不到，就是要費點勁兒。

瞧她一臉慎重，木清峰的神色也沉凝幾分。「什麼事？」

「提前收割秋稻。」

聞言，他不解地微微挑眉。「妳可知道提前收稻會損失多少？」

「小舅舅，你信我嗎？」她不能告訴他重生的事，這太玄奇了，沒人會相信，但她能洩露一二。

「妳說。」

單青琬看看左右無人，這才小聲說道：「我作了個夢，夢見九月過後會連下二十天的雨，大雨成災，淹沒稻田，導致稻米顆粒無收，百姓們無糧可買。」

木清峰雙手環胸，表情嚴肅。「囡囡，本朝從未有過連日大雨，更別說是秋高氣爽的九月了。」

「從未不代表不會，我的夢很真實，一定會發生。」她語氣肯定的再三強調。

「囡囡，妳這樣可真讓小舅舅為難了。」什麼夢不好作，偏偏作了這樣的怪夢，還十萬火急地要他們來一趟。

單青琬撒嬌的嬌嗔道：「小舅舅，咱們家不缺銀子，是吧？」

他一聽就樂了。「是不缺。」

「那你提早收糧有什麼關係，頂多少賺一點嘛！當是給我買了艘畫舫，你家外甥女要的小玩意，小氣什麼。」

「倒是有幾分道理。」木清峰搓著下顎，似在考量可不可行。

「小舅舅，信我一回，我不會讓你吃虧的。」單青琬眼神真誠，充滿令人信服的慧光。

木清峰眉心微蹙。「往南邊一點的也許可以，稻米早熟，大不了在價錢上加一文錢，可北邊的莊稼人可不好說服，他們一年的指望就靠這一季收成了，能收多少糧食就收多少，可不會浪費，糧食就是他們的命。」

「小舅舅，你把年底給我們的十萬兩銀子全用去買糧吧，能買多少就買多少，盡量運往北方高地存放，不要放在低窪處，若是真的連日豪雨，江南一帶都保不住。」她希望到時候三位舅舅能帶著家人遷往高處避難，不要死守家園。

她記得重生前大舅母便是死於水患，一個小表弟也高燒不退，把腦子燒壞了，終生是傻子。木府未被大水沖毀，但宅子內的貴重物品全被沖走，什麼地契、房契的泡在水裡成了廢紙，上百萬兩銀票毀於一旦，提前付了訂金的糧食也打水漂兒，損失高達數百萬兩銀。

且屋漏偏逢連夜雨，水患之後剛放晴的田地泥濘不堪，即使立刻翻整也無法播種冬麥，至少要等地乾了。

可是接連而至是雪災，長達三個月不眠不休的下雨，雪積得有人高，若沒及時清雪，厚重的雪會將屋子壓垮，讓人無屋可住，更多人在風雪中餓死凍死。

「囡囡，夢是反的，妳想太多了……」

不等木清峰說完，單青琬提了個令他不得不正視的問題，「小舅舅，如果是真的呢？你有沒有想過木家在江南是享譽一時的糧商，若是遇到了缺糧，朝廷會不會向你們徵糧，你們要拿什麼來繳？皇家之威不可抵抗。」

滅頂之災……木清峰腦海中頓時出現這四個字。

「寧可有所準備也不要措手不及，提前半個月收糧又如何，每斤糧食多提兩文錢，八月中秋過後開始搶收，盡量在九月初收完，也要提早建好烘乾溼稻的屋子，大雨來時還能採收幾日，在未出芽前多收一點，這個冬天會很難過……」她也跟娘說了要先儲糧，把白米、白麵、乾

貨什麼的多存一點，放在小舅舅送她的溫泉莊子裡。

「……好，小舅舅聽妳的。」反正木家有的是銀子，讓外甥女高興一回又如何，他花得起。單青琬笑瞞了雙眼。「小舅舅，以後你們的銀子不要送到武平侯府，直接讓人拿給我，不是我本人不要給，侯府當家做主的不是我娘，你送來的銀子給不到我們手中。」

「妳是說……」他眸光一冷。

「沒錯，全餽了白眼狼，人家還不把我們當一回事，動輒罰這罰那的，拿了我們的銀子當大爺，我們連肉湯都沒得喝……」

第三章 有沒有這麼倒楣

木清峰離開後，占地十來畝的桃花林一片寂靜，偶爾山風吹動樹梢，帶來一絲絲涼意，消了一點暑氣。

春天過後，百花消寂，接替而來是新綠換裝，染上深色，一片片的綠意鋪山，其中夾雜著些許奩紫嫣紅，將雄偉肅穆的文覺寺包圍在當中，更顯得山寺凌霄。

不急著離開的單青琬小手托著香腮，坐在突出地面的樹根上，目光渙散的盯著遠方，心想著該怎麼做才能為娘親正名，讓侯府上下承認她平妻的地位，讓她開始在女眷裡走動，讓人認識她，繼而認同她商戶女的出身，還要改善他們母子三人的處境，不再讓簡氏打壓著他們。突地她一驚，猛地轉頭一看。「誰？」

「妳耳朵倒是靈敏，一點點風吹草動就感受得到。」他雖沒有刻意不弄出聲響，但他練武之人，腳步自然較一般人輕盈，沒想到她居然也能察覺到。

「你是……」飛魚服、鸞帶、繡春刀，他是……錦衣衛？！

看到小姑娘變得更加防備的神情，他唇一勾，將手搭在刀鞘上，看著她的目光帶著三分邪氣。

「鳳九揚。」

「啊！是你？！」單青琬驚得動彈不得，在心裡哀號著自己未免太倒楣，一天兩回遇到這個煞星，她真該求求坐禪大師為她去去晦氣，改改運。

她的反應看在鳳九揚眼中卻有著完全不同的解讀，他暗自噴了一聲，這小姑娘當真大膽，見到他居然不懼不畏，還敢與他對視。

「看到本指揮使很驚喜？」他一張美若女子的容顏染上令人生畏的煞氣。

這人眼睛是有啥問題，沒瞧見她快嚇死了嗎？「是很驚喜，大人也來拜佛，佛祖真是慈悲。」也不知他要燒多少香才能彌補滿手血腥。

「我從不信佛，我只信自己。」不過幾尊木雕偶人就成神了？這些愚夫愚婦，也不想想這些祭品最終是給了誰。

「喔！」果然狂妄。

看她不以為然的神態，鳳九揚伸出修長的食指勾起她的下顎，笑意森冷。「妳在諷刺像我這種罪孽深重的人，就算拜佛也無用，是吧？」

「菩薩普渡眾生，地獄不空，誓不成佛，大人也是芸芸眾生。」神明要是保佑他，那天下無寧日了，只不過這種話她只敢在心裡想想，畢竟他的刀離她很近，她還想保住小命。

「妳的意思是，我將來只有入魔的分，永墮地獄之火？」好，很好，真是好，這年頭敢說實話的人不多。

眼角一抽，單青琬都想哭了，這人未免太有慧根了，一聽就知道她的意思。「成為人人畏懼的

魔王有啥不好，錦衣衛不就是讓人怕到骨子裡，越畏懼越不敢有所隱瞞。」

「說得好，讓人未審先懼，原來我鳳九揚的名頭這般好用，改天拿來嚇哭小孩子。」

他就要人怕，不怕表示他手段不夠兇殘狠毒，但是由她口中說出來卻教人很不是滋味，一個未長開的小丫頭憑什麼無懼於他？

鳳九揚誤會了，單青琬不是無所畏懼，而是怕到必須奉承他，只不過她忍不住語帶嘲諷正好合他胃口，誤打誤撞的化險為夷。

「大人是出來辦差的吧，小女子就不妨礙你了，你請便。」她急著趕人，怕他看出她的不安。

「無妨，本指揮使底下有上千名錦衣衛，他們可不是白吃飯的，這點小事交給他們去做便成了。」

「可是……呃，男女七歲不同席，大人你看我的年紀已經超過七歲了，為免他人的閒言閒語，能否請大人先行一步？」她的嘴唇在發顫，硬著頭皮走險招，他不走，她站不起來呀！

「妳怕？」他以指敲著刀柄。

「……怕。」人言可畏。

「既然怕，剛才走出去的男人是誰？」鳳九揚的嗓音驟地一沉，冷冽駭人，彷彿埋入冰雪千年的寶劍出土，鋒利且致命。

單青琬臉色微變。「什麼男人？大人眼花了吧！」

「妳叫那個男人小舅舅，要不要我命人把他捉回來對質？」小小年紀不學好，竟與人私會。聞言，她惱怒地忘了眼前男人的身分，嘴一噘，嗆了回去，「你明知道他是我小舅舅還問什麼問，我不能有舅舅嗎？」

「親舅？」

「親的，我娘最小的弟弟。」難道她還會亂喊別人舅舅不成，她看起來有那麼蠢嗎？

「不像，他看起來大妳沒幾歲。」倒像是情郎。

「我小舅舅是不比大人你的年高德劭，但今年也二十有二了，江南水土養人，顯小。」她娘也才二十八歲，小舅舅是老來子能老到哪裡去，說是她親哥都有人信。

鳳九揚臉一黑，沉聲道：「我二十一。」

單青琬臉上的訝色隱藏不住。「我以為大人最少三十……呃！二十五、六歲，有點歲數才壓得住人。」

「年歲多寡不代表能力高下。」他幾乎想掐死她。

他的長指撫過俊美臉龐，他從未懷疑過自己過人的容貌，卻被個不識貨的小丫頭嫌老，讓他強大的心出現很細微很細微的裂紋。

「但年紀太小執掌錦衣衛為人垢病，誰會聽令一名黃口小兒。」她覺得他在騙人，少報歲數。

「垢病？」他抽刀一揮，刀影一晃入鞘。「妳認為有人敢不服？」

話一說完，十棵桃樹攔腰而斷，只剩半截樹身。

「……服。」這是人嗎？果然武藝高強！

「那妳要不要談談和妳那位年輕舅舅說了什麼？」他邪氣地笑問道。

「談……談什麼，一點家事而已。」單青琬有點心虛，眼神閃爍不定，怕和他洞悉人心的黑瞳對上。

「是嗎？本指揮使似乎聽到囤糧、連日大雨，妳最好有讓本指揮使滿意的解釋。」

鳳九揚靠得很近，噴吐出的熱氣拂在她臉上，引得她不由自主的微微顫慄。

欽天監算出秋日有雨，但雨勢不大，不致釀成災情，一點小雨有助於玉米、冬麥的栽種，作物不受影響，可是囤糧……那就意義深遠了。

囤糧有兩種說法，一是災年要哄抬價格，大量囤積好賺百姓銀子，只是連年風調雨順，新稻又要收成了，囤糧有何用意？另一種可能性就要嚴加追查了，那便是造反，招兵買馬囤糧缺一不可，有了足夠的糧食才能打長期戰。

「你居然偷聽我和小舅舅說話！」小人！

「這是重點嗎？」他早就在了，只不過離得遠，在上風處，聽不真切兩人在交談什麼，但卻看得很清楚兩人舉止親暱。

單青琬一僵，面上多了三分訝色，言語支吾，「我……我只是讓小舅舅把每年給我娘的銀子換成糧食，我爹的元配會把銀子拿走，我們一無所有，換成糧食我們可以當抵給佃農的工錢，他們賣糧的銀子就歸我們所有……」

「妳娘不是正室？」

她的眼底閃過一絲難堪。「平妻，我爹該給我娘的。」

「平妻不是妻，那是不入流人家用來自欺之語。」高門世家會弄個平妻來丟人現眼嗎？寵妾滅妻為世俗所不容。

「自欺就自欺，我只要我娘能入家譜，能入祠堂祭拜，死後以妻位葬入祖墳，而非一座孤墳寫上木氏之墓便草率入土，葬在無人祭祀的偏遠地帶。」重生後的她有著不肯認命的硬氣。

「妳說岔了，這不是我要的答案。」別人的家務事他管不著，他只管朝廷大事。

單青琬不管不顧的耍賴。「誰說不是正事，正室夫人強占了我娘娘家的銀子，我要回來有什麼不對，你曉得我舅舅們一年給我娘多少銀子嗎？十萬兩！」

「十萬兩……」的確不少。

錦衣衛指揮使一年的俸祿還不到十分之一，也許他該向皇上要點貼補，堂堂朝廷官員的薪餉還不如民間百姓。

「十萬兩白銀能買多少糧食，大人可曾估算過？要是被雨淋溼了，我的損失可慘重了，所以我讓小舅舅提早運糧來，免得遇上連日秋雨，讓我用銀子換來的白米變成發霉的黑米。」她說得理直氣壯，殊不知心裡虛得很。

「囤糧又是什麼意思？」他不會輕易被她的話糊弄。

單青琬裝出小姑娘的天真，眼神無邪。「我夢見大雪封山，便要小舅舅多囤點糧以防萬一，反正新糧放到明年開春再賣也行，若是我的夢成真了，這些糧食不知能救活多少百姓。」

「哼！無稽之談，一個夢而已，也值得大驚小怪。」愛胡思亂想的小姑娘，一點小事就弄得驚天動地。

「我舅舅疼我不成嗎？做好萬全準備，總好過驚慌失措的等人救援。」人有不如自己有，一切操之在手。

鳳九揚冷哼一聲，「妖言惑眾是要下獄的。」

「那我們做個交易。」她眼珠子一轉，生了一計。

「什麼交易？」她還敢和他玩心眼，膽大包天。

「如果氣候異常，真有重大災情，朝廷若是徵調我舅舅家的糧食，那時糧價一定飆漲，我們

只收市價的三成，行不行？」他是錦衣衛頭子，說話有十足的分量。

「妳怕朝廷不給銀子？」她倒是看得遠。

朝廷哪一次給過銀子了，都以捐糧名義強收。「不是不給，而是底下人手腳多，誰知道送到舅舅手上能有多少，若是大人親自出面，就不怕十兩少七兩了。」

鳳九揚暗啐一聲「鬼丫頭」。「反之呢？」

「反之，我捐出十萬兩中的五萬兩糧食給錦衣衛，你們或賣或自食都成。」她一副慷慨大義的模樣。

「為什麼不全部捐出？」他打趣問道。

單青琬略顯憤慨地道：「之前我舅舅給的銀子我和我娘一兩銀子也沒拿到，全被人私吞了，好不容易想到這個法子想積累一點私房，大人想逼死小女子呀？好歹給我們留點零花，讓我買根簪子或買塊布裁衣做裙。」

看了看她身上半新半舊的衣裙，料子不是頂好，髮上的頭飾也過時了，不金不銀顯得老舊，他大方的一揮手。「允了，就五萬兩，別說本指揮使哄騙妳一個涉世未深的小姑娘。」

她本來就生得一副涉世未深的模樣，明眼人都看得出來。「大人，你不會反悔吧？朝廷徵糧可是所費不貲。」她怕戶部拿不出銀子。

「本指揮使一言九鼎，絕不食言。」該擔心的人是她，到時的五萬兩糧食捨不捨得拿出來。不過她的做法很聰明，用銀子買保障，若是給了他一半，有他出面，她的嫡母鐵定不敢要回剩餘的另一半，她五萬兩順利入袋，比起往年一兩銀子也拿不到的情形好太多了。

但是真的天候有異的話……

瞧她一臉勝券在握的篤定，向來狂妄的鳳九揚多留了一分心思，回去後立即調出六百名錦衣衛，徹查各地的糧倉是否準備妥當，若是有陳米換新米，或是盜賣官糧之事，一律緝拿下獄，等候秋決。

他怎麼也想不到這一手竟查出不少貪贓枉法之事，入獄、罷官、抄家的官員高達百名，也及時補足了缺了一大半的糧食，在大雨來臨時能及時應急，減少缺糧所引起的瘋搶。

但是更大的災難還在後頭，百年難得一遇的雪災接踵而來，連下了三個月的大雪，凍結朝廷運作，救災物資難以運送，因這場雪災凍死餓死的百姓超過三十萬名，為本朝立朝以來最為嚴重的災情，舉國悲痛。

但是單青琬卻為自己的無心之舉暗喜了許久，因為有了鳳九揚的允諾，本該損失慘重的木家因大量購糧而將一大半的糧食賣給朝廷，雖然虧了點，但也以市價的三成賺了一筆，是眾多糧商中唯一獲利的，其他人幾乎是抄家似的被迫捐糧，朝廷一文錢也不給，甚至還被拿走不少值錢物件，入了貪官的私庫。

單青琬十萬兩銀子買的糧食轉手翻了好幾倍，差不多把她娘的嫁妝銀子都賺回來了，樂得她直喊：「舅舅威武！」

不過這些都是後話了。

「大人，時辰不早了，你是不是該走了？」心裡事一解決，單青琬就過河拆橋了。錦衣衛頭子不是人人惹得起呢，那雙刀鋒似的眼眸盯得她心口發慌，她可是藏了不少祕密的人，一丁點也不能洩露出去。

「妳敢趕本指揮使？」真想讓她瞧瞧錦衣衛的刑獄，看她還敢不敢對他這般不敬！

「不，小女子是說自個兒該走了，家裡人怕要擔心了，不過……」她玉頰一紅，羞成嫣紅色。

「不過什麼？」小丫頭一雙眼睛極為閃亮，透著靈氣。

「不過我腳麻了，大人能不能拉我一把？」太丟人了，在年關之前她都不出門了。

「腳麻？」向來運籌帷幄盡在我手的鳳九揚為之傻眼。

「姑娘家總有些氣血不順的毛病，你沒見過走三步就迎風倒的女子嗎？」單青琬嫩薄的臉皮更紅了。

「本指揮使只見過朝懷裡倒的弱質女流。」女人的招式都是這般千篇一律。

「大人抱了幾個？」她一臉興味，渾然忘卻他的身分。

「一個也沒有。」他伸手將她拉起，她的手小得不可思議，沒他手掌一半大，而且那柔軟的觸感竟讓他不想放開。

「嘆！」倒還挺憐香惜玉的呢！

「嘆什麼，本指揮使像是隨便的人嗎？」同樣的把戲用多了就成了可笑，當他真這麼有空，跟每個人都過幾招嗎？

「那些姑娘的下場……」肯定很慘吧！

「多跌幾次就平了。」鳳九揚的目光往下移，停在她有點平的胸脯，嘴角勾起令人討厭的嘲弄。

「下流！」單青琬惱怒的轉過身，背對著他。

「自個兒不長進還遷怒？」果然是小姑娘脾氣，任性又不講理。

「我還小，以後會長大……」這話一說出口，她臉紅得快滴出血來，懊惱自己怎會像個孩子似的不知輕重，腳下一跺，飛快的跑開，心裡氣憤的想著，他就等著看吧，一年後她的身材可說是玲瓏有致呢！

看著飛奔而去的小身影，鳳九揚沒來由的笑了，他攤開布滿薄繭的大手，想像春筍般小手往上一擋的情景。

隨即，他臉色一沉，冷聲道：「下來。」

萬棵桃花樹中的一棵無風自搖了一下。

「要是讓我說第二遍，你自個兒選選哪條腿不要了。」他擅長斷人腿骨，一次了結。

「別呀！我的親舅舅，外甥我這不是下來了，你高抬貴手別動怒，少了一條腿母后可要傷心了。」剛剛明明還和顏悅色的，怎麼一轉眼就翻臉了？他這是什麼鬼性子呀！

一道白色身影慢吞吞的雙手雙腳並用爬下樹，繡金絲的雲錦袍子被桃葉汁液染綠了。

「太子，你知道有多少人在尋你嗎？誰允許你隨意出宮了！」所有人被他搞得人仰馬翻，他卻悠哉的閒晃遊蕩。

太子馬上不甘心的反駁道：「舅舅呀！你不曉得宮裡多無聊，日復一日看來看去都是同一片天空，我都看膩了，讓我去你府裡住幾天如何，我保證不會煩你。」

「恕不款待，回宮。」他不惹事就不是太子，打小到大就是令人頭疼的孩子，無數次的離家出走。

「別這樣嘛！小舅舅，我可是你親外甥……」他最大的本事是磨人，把人磨得不得不認栽。

「不許叫我小舅舅。」鳳九揚突地一喝。

年紀不小的太子嚇了一跳。「小……呃，舅舅，我以前都是這麼喊你，有什麼不對？」

「從今日起把小這個字拿掉。」舅舅只有一個，喊什麼小，他不和人重疊，他鳳九揚是獨一無二的。

「是，舅舅，我記下了，不過舅舅，剛才那個小姑娘是誰，長得挺可人的。」彎彎的眉兒、櫻桃小口，一雙水眸如澄淨的湖泊，乾淨純粹。

「與你無關。」鳳九揚冷冷的回道。

太子頑劣的嘻皮笑臉。「舅舅這話可說錯了，你外甥我今年十七了，母后正準備為我擇妃，我看她挺適合的，就算當不上太子妃也可做個良娣，我給她留個位置……」

「你敢！」鳳九揚怒瞪著他。

難得看到舅舅動怒，太子不知死活的繼續挑釁。「舅舅呀！你自個兒不想成親也不能拉著我陪你做孤家寡人，我得替皇家開枝散葉，將祖宗的基業傳下去，多幾個女人孩子生得多，瞧我多忍辱負重。」

「挑別人，她不行。」小姑娘脾氣大又好強，宮裡的心機爭鬥不適合她。

「可我瞧她順眼。」

「秦子瑜，你這太子不想當了是吧？」他能把他頂上去，也能拉下來，皇上不止一個兒子。是不想當呀！束縛太多，但是不當又不行，野心勃勃的老二虎視眈眈，他一讓路，母后就遭殃了，老二的母妃陳貴妃對他母后可是嫉恨已久。「舅舅，不會是你自己看上她了吧？」當今聖上並不好色，後宮女子只有十來個，而且大都是他潛邸時帶來的，他一登基便給了封號。

世人皆知皇上最看重的是元配妻子，也就是皇后，兩人生了皇長子秦子瑜、五皇子秦子弦、大公主秦永貞。

而陳貴妃是已故太后的姪女，當年太后想讓陳家人當皇后，一門兩后榮寵百年，但是皇上自有主張，只納為良娣，直到太后死時她還是妃子，是太后留有遺旨才被升為貴妃。

皇上並不喜陳貴妃的善妒、愛搬弄口舌，甚至自以為是皇上的表妹而妄想后位，寵幸她的次數並不多，兩人生下了二皇子秦子規和二公主秦文貞。

端妃是先帝所賜，所生的三皇子只比二皇子小了半個月；四皇子由淑妃所出；六皇子和三公主的生母則是梅妃。

後宮女人鬥爭雖嚴重，但皇上看重子嗣，無人敢在此事上搞鬼，因此皇上一共六子三女，無人早夭或意外而亡。

鳳九揚一頓，厲眸一掃。「太子，你的手腳功夫不行，還得加強鍛鍊，回頭臣給你多加兩名武師父。」

太子一聽頓時傻眼，這個舅舅出手太狠了。「舅呀！我的親舅，我會死的，你放我一馬吧！大不了我不和你搶，你難得動了春心，本太子很大度，讓給你就是了。」

他可是忍痛割愛呀，舅舅應該體會得到。

「臣要你讓？」鳳九揚挑眉冷笑。

「不是，不是，我說錯了，是直接送到你床上供你蹂躪，本太子是什麼人品，豈會和舅舅你爭？那不是太不孝了，俗諺有云，舅舅是外甥的另一個爹，不然怎叫舅父。」太子得意洋洋的說著，完全不知自己拍錯馬屁。

「這話別讓皇上聽見，否則他會乾脆打死你。」養出一個吃裡扒外的，皇上該有多痛心。

太子一噎，乾笑道：「在舅舅面前我又何必裝模作樣，你也知道皇宮那種地方會把人逼瘋，每天看著陳貴妃和母后爭寵的嘴臉，我真的很想逃開。」

母后是神人，居然能應付陳貴妃層出不窮的怪招，一句「本宮不允」就把人打回去，讓她氣得牙癢癢又不敢犯上，還有舅舅送進宮的兩名教養嬤嬤，那才是武功高手吧！每當陳貴妃發怒想用利爪撓花母后的臉時，她們便會強大的站上前，一手捉住陳貴妃的手往外甩，人便直接跌到十步遠。

他這輩子最佩服的人不是父皇、母后，而是舅舅。

「三天。」

「嘅？」什麼意思？

「最多三天你就得回宮，別以為你是太子，臣就下不了手。」照打不誤，舅舅揍外甥只是家常便飯。

別看秦子瑜是一國太子，打他會走路開始便是令皇上、皇后頭疼不已的調皮娃兒，他能在眨眼之間撕掉皇上十本奏章，把皇后一匣子南珠撒滿一地，再抱隻貓去玩南珠。

不到一歲就挨打了，還百打不怕，一轉頭就忘了剛才為什麼被責罰，照樣玩他覺得好玩的事，然後再挨打。

而打他最多的無疑是這位冷面無情的親舅，但是他最黏的也是大他沒幾歲的舅舅，一年總有幾回從宮中私逃，跑到文錦侯府窩著，連主人都不曉得這小子偷住了幾日，一群人在宮裡宮外瞎找。

想當然耳，只要一找到人，他一定又會被打。

「哎呀！你真是我親舅，對我好得沒話說，這幾日就叨擾了，我一定幫你把小舅母弄到手……」小姑娘嘛！很好哄的，他家永貞只要裝可憐落淚，他父皇無有不應的。

「臣後悔了，你還是回宮吧！」不該對他心軟，這小子從不曉得什麼是適可而止，給他一點顏色便得寸進尺。

「別別別，我巴定你了，你別想把我扔回給父皇母后。」太子無賴的抱定親舅大腿，不讓他一腳踢開。

「知會皇上、皇后了沒？」皇位交給他妥當嗎？鳳九揚心想該不該大義滅親一回，提議廢太子，改由五皇子上位，反正是兄弟，誰來當都一樣。

「嘿！父皇，母后若知曉了怎會派你們來捉……找我，父皇太冷血了，居然逼我一天最起碼要批閱五十份奏章，我看得兩眼都花了。」那些臣子最愛囉唆，一件簡單的事三、五十個字就解決了，偏要之乎者也寫上兩千字才罷休，看得他頭昏腦脹才明白其中之意。

「那是你身為太子應盡的職責。」這是秦家的天下，身為嫡長子的他就該肩負起與百姓共興亡的責任。

「但我只是太子，還不是一國之君，幹麼和父皇搶事做？」他認為他還可以多放縱幾年，父皇年輕力壯，再幹四十年皇帝仍綽綽有餘，當兒子的就不用強出頭了。

「你想換太子嗎？」他倒能成全他。

「這……」太子倒是遲疑了。

雖然他沒有登大位的野心，但他也不想給老二讓路，一旦老二登上帝位，最先除掉的定是礙了他母妃一輩子的母后，然後便是他這個前太子，說不定連他五弟也不放過。

老二有實力但沒仁心，無容人之量，他的外曾祖父是名英雄，當年一夫當關，萬夫莫敵，建立無數戰功，深知一將功成萬骨枯的老將軍在班師回朝後立即交上兵符，從此解甲歸田，再不理軍政，只接受世襲的定國將軍封賜。

但老將軍的兒子卻巧巧相反，是個相當戀權的人，他同時也是太后的親胞弟，透過太后對先帝的枕頭風，陳家又重掌兵權，並掌控了朝廷將近一半的兵力，威脅帝位。

是父皇即位後才稍加打壓陳家，刻意削弱定國將軍府的兵力，並扶起齊、石兩家與之抗衡。儘管如此，現任的定國將軍陳蓮生手中仍握有本朝三十萬大軍，陳貴妃便是他最寵愛的長女，如果老二真有心爭嫡，陳蓮生便是不容忽略的助力，他早就表明站在老二這邊。

所以太子之位不能讓，一讓就無退路了，秦子瑜仗著嫡長還能壓住擁立二皇子的聲音，若是換了他人為東宮太子，恐怕第一個不服的人便是二皇子，到時候皇位之爭必是兵戎相見，流的是為國盡忠的將士鮮血。

退無可退，只好繼續當太子了，這也是秦子瑜的無奈，不想要的送到面前來，想要的連邊都摸不著。

「不想換就認命，想著遞補你的人磨刀霍霍，臣能護著你一時，護不住你一世。」他必須看清真相，沒人可以為他擋一輩子風雨，只有自己強大起來，才能衝破一層層難關。

「那舅舅你珍重，為了我多活幾年，在我尚未繼位前，別死在我前面，我還要舅舅多多照顧。」史上最無恥的太子非秦子瑜莫屬，這般不要臉的話也說得出口。

鳳九揚玉顏一沉。「臣沒有那麼空閒管太子的閒事，你自個兒保重，生個不像你的皇子承擔大業。」

太子一聽，懨懨的雙眼驟地發亮。「舅舅此言甚妙，我就趕緊讓母后挑個聰慧點的太子妃，早日生下太孫，然後丟給父皇去調教，二十年後我就不用擔心皇位落在我頭上……」

太子說得正歡喜，眉開眼笑，冷不防一巴掌往他後腦杓揮去，某個受不了他滿嘴瘋語的男人終於出手了。

「疼呀！舅舅，我都要被你打笨了！」下手真重，這是他親舅嗎？把他打傻了就沒太子了。

「本來就蠢，不怕更蠢。」鳳九揚一把拎起太子的後領，神情冷銳的拖著他走，一點也不當他是太子看待。

「小……舅舅，我們要去哪裡？」

「回府。」

「回哪個府？」太子好奇的又問。

「文錦侯府。」他還有第二個侯府不成？

太子表示理解的點頭。「那小舅母……」

「她不是你小舅母。」鳳九揚又想打人了，他深深覺得不論是誰遇到太子，都會想活活把他掐死。

「哎呀！舅舅，你別藏著掖著自個兒偷樂，有花堪折直須折，我當了你十七年外甥，頭一回見到你對『人』感興趣，還是個女的，你千萬別猶豫錯失了良機，下一個和你說上三句話沒被你嚇倒的女人還不知道在哪兒呢，你別太挑剔了，將就了吧！」一把年紀還娶不到娘子的老男人真可憐，長得好看有什麼用，方圓十里的芳草都被嚇得拔根而逃了。

「你說完了？」鳳九揚冷冷的瞥去一眼。

懂得看人臉色的太子立即雙肩一縮，討好的道：「舅舅，面對姑娘家別太矜持，雖然你一臉殺氣騰騰，但海畔亦有逐臭之夫，總會遇上看對眼的人，你不主動點，哪能抱得小舅母歸？孤枕難眠的日子最難熬。」

「不准動她，聽到了沒？」鳳九揚沒好氣地警告道，凡事只要被太子插一手，無事變有事，有事變大事，定會引起軒然大波。

「舅舅說的她是指誰？」太子笑得像偷到魚吃的貓，得意洋洋又不可一世。

「用不著裝傻，你心裡明白。」不過是目光清正的小丫頭，他還不放在眼裡……只是他口中說著不在意，但一張粉嫩小臉卻不斷在腦海中浮現，清晰而明媚，搭上會說話的水亮大眼，勾勒出一幅美人圖，令人多了些想法。

「舅舅呀，中意就去要，你想，以你的心性，幾年才能遇上一個？」說不定這輩子就這個了。

「少管閒事。」

「不過話又說回來，小舅母看來年歲不大，配舅舅是有點躉蹋了，你有三十了吧？」他很小的時候舅舅就長這副模樣了，母后說他少年老成，可是也老了一大輪了。

「臣才二十一。」他咬著牙道。

「嘍！舅舅才二十一？真看不出來。」太子又補了一刀。

鳳九揚的臉黑了一半，把太子扔了出去。「臣也以為你才五歲，吵著找奶娘要奶喝。」

一名暗衛接住了翻了兩圈的太子，恭敬地將他放下。

「舅舅這是惱羞成怒，要不我替舅舅做做好事，幫你把人娶了……」

太子那最後一個「吧」字尚未出口，才剛站穩的身子便像箭一般飛了出去，頭下腳上的卡在桃樹的分岔枝桿間。

「說了別動她，你是明知故犯。」學不會教訓就再教教，教到他聽得懂人話為止。

「救……救命呀！舅舅，我頭暈……」

「有本事自個兒下來。」敢溜出宮就要承擔後果。

「舅舅呀，我說的是實話，水靈靈的小姑娘配你太扎眼，跟外甥我就合適了，我們年歲相當，而你太老了……」啊！啊！為什麼發不出聲音？什麼，舅舅居然用小石子點了他的啞穴？！

「安靜多了。」鳳九揚劍眉一揚，輕拍了拍雙手。

「啊！啊……嗚……」舅舅，你太狠心了，我是你親外甥吶！這種毒手你下得了？！

「斷心。」

「是，大人。」紅衣男子閃身一現。

「去宮裡報個信，太子找到了，三日後完璧歸趙。」說他太老？他倒要讓太子見識他到底有多老。

太子瞪大委屈的雙眼，在心裡大聲吶喊：不要呀！斷心，你別走，快救救本太子，舅舅會要了本太子半條命，快來救本太子……

「是。」斷心心裡也忍不住腹誹，這個太子還真是麻煩。

鳳九揚神態閒適的折下一枝桃枝，對空揮了三下試試是否順手，接著抬高手，往太子尊貴的臀揮下……